

“新基础教育” 班级建设研究报告

李家成 卢寄萍

“新基础教育”在探索性研究阶段，就“班级建设”这一专题开展了大量研究。课题组把班级看作“是学生实现成长和社会化的重要基地，提高学生班级生活的质量和建设班集体历来是学校工作的重要任务”，^①重新认识了班级的性质与功能，初步形成了班级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实践改革方面，提出了“把班级还给学生”的口号，打破了传统的班级工作模式，在增设班级岗位、建立小干部轮换制、丰富班内评价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经验。

在发展性研究阶段，我们从理论的清晰与深化、实践的创新两方面继续进行这一专题的综合性研究。

一、发展性研究阶段班级建设改革的推进过程

进入到推广性、发展性阶段，我们将班级建设改革从小学延伸到初中，在五个区域性推进地区、50多所实验学校全面推广。规模扩大后，实验学校分布更广、更有代表性，当时我们所面对的班级工作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班级工作的基本状态。

第一种班级工作状态是：共性有余，个性不强。班级工作在学校德育、少先队工作计划统一安排下开展，重心停留在完成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任务。在工作方式上，各项活动主题、时间、具体环节和目标基本由学校规定，班主任是执行者，甚至只需要在印制好的表格中填好规定的项目，就可以算是写出了工作计划，强调各种纪律与规范的执行。这一类型的工作注意到了班级工作有目的、有计划的一面，看到了学校整体工作对班级工作的要求。其结果是，各个班级虽然非常规范地开展各种活动，但这些活动更多具有外在性、规范性，学生积极参与的热情不高，教师也不需要主动而富有智慧地思考和实践，缺少研究和创造。常州第二实验小学主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在反思中说：“传统的学校德育工作要么仅仅停留于口号，要么被动地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少先队组织、关工委等工作安排，今天一项主题教育，明天一项专题活动；为了充分展示先进学校的风采，每一项工作，每一项活动都不能落下，而且还要努力争取最好。这样，学校安排工作时习惯于一刀切，从未把这些活动是否适合我们学校的学生、孩子们是否喜爱这样的活动放在第一位思考”。

第二种班级工作状态是：实现了班级活动的多样化、丰富性、娱乐性，但缺少灵魂和价值取向的指导。班级活动虽然很多，但停留在“成事”层面，尚缺少自觉的“成人”意识。其中，一类状态是班级的活动主要与教学结合，包括各种研究性学习活动和各种学科活动的开展等，活动空间从课堂扩展到校园、社区等。另一类是将班级工作仅仅隶属于德育、少先队工作，窄化了班级建设的外延，班级工作统一在年级组内，但尚未扎根在“班级”里。各种活动可以开展得很丰富、热闹，但比较散乱，缺少贯穿各种活动的灵魂。这一工作状态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学生在紧张的学科学习之余，获得了自由活动的一片天地；但活动对学生成长的价值有多大，各种主题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成长有何作用，都尚未被关注。

第三种状态是：实验开展使班级工作面貌发生变化，各种改革措施在不断落实，但因为学校管理层面还固守原有的学校管理理念，以各种统一的标准进行测评，制约了班级实验工

^① 叶澜：《“面向 21 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结题总报告》，叶澜主编：《“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第 42-43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作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新基础教育”倡导把班级还给学生，实验班级在文化建设、活动开展等方面鼓励学生自主参与，而非实验班级依然是教师代劳，如黑板报的编排、活动的组织等。学校在评比中，依然只看文化环境的外显形态，或者仅仅注重活动现场的表演性，这样，实验班级在各项评比中反而落后，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实验班班主任和学生的积极性。

发展性研究的初期，第一种状态的学校相当多。第二种状态占有一定比例，这类学校基础较好，有的学校已经在传统美德、情意教育等方面做过探索。第三种状态的学校很少，它们在班级层面较认真地开展改革，有待学校层面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不同状态的学校，都有改革的意愿，只是在关注程度、投入程度、创造程度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

针对这一起始状态，“新基础教育”班级建设的改革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推广探索性研究阶段班级建设改革的经验，强调新加入的学校要进行班级建设改革研究，开展班级层面的“小干部轮换”、“岗位建设”、“文化建设”、“主题活动”等改革项目。但因为当时实验学校中课堂教学改革的任务相当繁重、复杂，实验的学科教师大都兼任班主任，所以，实验学校与班主任当时都倾向于把改革重心放在课堂教学改革上，班级建设研究相对薄弱。针对这一状态，课题组强调要加强班级建设的改革，要重视改革的整体意识、综合渗透意识。从这一阶段改革的成效来看，主要是模仿具体的改革经验，集中在完成计划的“做事”层面。

第二阶段是在学校整体转型背景下推进班级建设改革。针对第一阶段班级建设工作的现状，2001年，课题组曾提出“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强调“新基础教育”研究必须同时在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两个方面进行改革。2002年5月，“新基础教育”共同体第5次全国研讨会召开，提出了“高质量整体加速推进新基础教育，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要求，改革进入到学校层面的整体改革阶段。2002年10月开始，我们又进行了“新基础教育”中期评估活动。在评估中我们更明确地提出：只进行课堂教学改革，不进行班级建设改革，或者相反，都不能算真正在进行“新基础教育”实验；只有双管齐下、相互渗透，“新基础教育”在班级层面的改革才会奏效。课题组开发出班级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之后被实验学校广泛接纳。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班级建设的改革有了整体氛围、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班级建设问题开始进入到校长的管理改革领域之中，成为学校自觉的改革行为；相关观念进一步在实验教师脑中生根，并有部分教师开始进入创造性、研究性的改革阶段。

第三阶段是班级建设改革的深化阶段。2002年12月和2003年1月，我们分别在温州龙港八小和海南中学召开小学和初中两次全国研讨会，集中研讨“班级建设与学生发展”，部分实验学校介绍了本校、本班开展班级建设的经验，开展了班级主题活动的现场研讨。李晓文和叶澜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强化了“成事”与“成人”相结合的意识，提出了班级建设改革的整体思路。会议之后，学校校长普遍重视班级建设工作，教师更加自主地进行探索，涌现出相当丰富且具有创造性的经验。至2004年初，所有的学校都接纳、开展了班级建设领域的各项改革，绝大多数的实验学校开展得比较扎实，40%的实验学校和班级进行了具有创造性的改革实践，达到了良好状态，同时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实验班主任。

二、发展性研究阶段班级建设观的进一步发展

在发展性研究阶段，“新基础教育”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如学校转型观、核心价值观、过程观和评价观等。在此背景下，班级建设研究的深化，主要体现在对班级的性质、

班级建设的教育价值、班级建设的基本领域、班级建设指导思想等方面的进一步明确、系统化。

（一）进一步明确“班级”建设的“新基础教育”立场

怎样认识班级？这不仅是教育理论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更是困扰实践改革的一个前提问题。对班级性质的认识差异，会非常明显地带来整体思路与具体改革策略的差异；许多实验教师在改革中的认识问题，大都与对班级的认识偏差有关。

在探索性阶段，我们提出“班级应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班级不只是一种管理性组织，它首先是一种教育性组织；班级中的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不仅通过正式的规章制度维持，而且也要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方式和手段来推进；由于班级的主要成员学生是未成年人，所以班级具有“发展性半自治性”。^①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班级功能的定位，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社会化和个性发展的统一，需要实现学生个体发展与班集体发展及群体个性形成的统一。^②这些认识突破了原先有关班级性质与功能的定位。进入到发展性研究阶段，我们对班级建设有了更加明确的意识。

1、以学生“生存状态”变化作为班级建设的基本立场

在班级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已经关注到班级的组织结构、人际关系、文化心理氛围、班主任等问题。“新基础教育”首先关注的，是班级中的学生发展问题。我们眼中的班级，首先是需要发展和处于发展中的人存在于其中的班级，而不是为完成一系列工作或活动组建的班级；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丰富、整体、活生生的个体在班级中的生存状态，这是与其它研究不同的一种研究视角。

相对而言，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关注的是班级作为社会组织或初级群体的问题。谢维和曾分析过班级研究的几种视角：第一种是将班级作为一种社会体系进行分析，以美国学者帕森斯为代表；第二种是将班级作为一种集体来分析，以原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等人为代表，关注的是形成集体、通过集体进行集体教育的思路；第三种是日本教育社会学家岗德雄提出的班级理论，将课堂里进行学习的人的群体组织称为班级；第四种是将班级看作一种社会组织，班级具有各种社会组织共有的特点，具有组织目标和包括职权结构、角色结构、信息沟通结构在内的组织结构。在这一视角辨析基础上，他认为：通过分析班级成员构成与互动方式的特殊性、情感在班级中的特殊作用、班级社会功能的多样性、非正式的方式与手段在群体互动中的独特价值等几个方面的独特性，可以将班级视为一种社会初级群体。^③吴康宁认为，对于班级性质的判断依据是“班级具有社会组织所共有而家庭与同辈群体等其他群体不具有的三个主要特征或构成要素，即明确的组织目标，正式的组织机构，清楚的组织规范”。他提出了班级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的特征是：“自功能性组织”、“半自治性”，并且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念对班主任工作的指导价值。^④

教育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很关心班级中的心理问题。唐迅认为：“班集体是按照班级授课制的课程目标、教学结构和管理规范组织起来的、以共同学习活动和直接性人际交往为特征的社会心理共同体”。^⑤从这一认识出发，他领导的实验及其理论建构就以教学为最终指向和

^① 卢寄萍、卜玉华：《小学班级建设新模式的研究报告》，叶澜主编：《“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第14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② 同上，第147-150页。

^③ 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第180-18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④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视野中的班级》，载《教育研究》，1999（7）。

^⑤ 唐迅：《班集体教育实验的理论与方法》，第18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核心领域、以集体教育为具体目的。龚浩然、黄秀兰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班集体建设发展学生个性的研究课题，是在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背景下进行的研究。^①

教育实践中经常采用的“班级管理”概念，以及大量的有关班级管理、班主任管理艺术的经验总结，体现的是管理学的视角。有学者提出“班级的科学管理”包括“全员自我管理”、“思想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系统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班级管理”（班主任）、“班级管理对象”（学生）、“班级管理内容”（德育管理、智育管理、体育管理、课外活动管理）、“班级管理过程”（计划与总结等，突发事件的处理）、“班级管理的原则和方法”。^②这一体例比较清晰地显现了管理学的研究视角。

江光荣等研究者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重点研究了班级环境、班主任教师的师生互动风格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该研究提出：“班级环境是一种多维度的结构。以本研究探索的范围为限，这一结构包括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秩序和纪律、竞争，以及学习负担5个维度”，而且，这五个维度对学生的发展都具有实质意义。^③

文化视角下的班级研究，比较多的是班级文化研究、学生文化研究。甘剑梅指出：“班级作为一个‘物质存在’，它的外延就是教室和课堂，是学校的共性存在，但班级作为一个精神性的‘文化存在’，它又有自己的独立个性与精神气质，是学校中的‘个人’，这种自立的班级文化精神是建设学校文化的根基。”班级文化自立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主体活动自主”、“文化精神的自立”、“教育者的人格自立”。^④

可以看出：不同学科对班级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思路；不同研究视角下的班级，会呈现出不同的内涵；而且，不同学科独特的概念、命题、思路与价值倾向，是有相当大差别的。

在“新基础教育”看来，“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⑤人的主动发展问题，是教育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认识班级的视角。以这种眼光看班级，我们能够发现：千千万万需要成长、处于发展中的学生，就生活在班级中；他们在班级独特的文化环境、组织制度与各种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他们是怎样生活在班级中的？他们生活得怎么样？这是我们随之要问的问题。班级研究，需要关注这些学生的生存状态，关注班级对他们发展的价值。学生在班级中的生存状态并不是天生造就的，而是学校与班级一系列的组织、制度以及由班主任、学生在一系列不同性质的活动中创生的；个人对自己在班级中承担的角色、所处的地位的体验，以及对这一群体的态度，对各种活动的参与程度和满足程度，则构成个体在班级中的生存状态。因此，教育可以通过改变上述因素中不利于学生发展的方面，创造有利于学生主动发展的方面，来实现班级对学生主动发展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所言的“班级建设”。看不到班级中的人，看不到班级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就很难有对现有班级工作弊端的切肤之痛，就很难有改造现有班级、建设一种能够促进人之生命成长的班级的创造愿望。

2、班级生活由师生共同创生

^① 龚浩然、黄秀兰：《班集体建设与学生个性发展》，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② 郭毅主编：《班级管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③ 江光荣：《班级社会生态环境研究》，第27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④ 甘剑梅：《谈班级的“文化自立”》，载《教学与管理》，2001（1）。

^⑤ 叶澜、郑金洲、卜玉华：《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第13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我们将关注的眼光转换到“班级”内部，从纵向条块分割到直面“班级”这一综合整体，坚持从关系的角度、动态发展的角度认识班级时，就可以发现，班级是师生共同参与创造并生存其中的学校生活。相对于“组织”、“集体”等概念而言，“生活”这一概念能更直接地将“人”的问题纳入其中，能更明确地体现整体的视野和关系性的思维方式。

班级生活是学生参与创造的。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相互构成丰富的关系，形成班级的组织结构，开展各种活动。学生自己主动参与的生活才是内在属于学生自己的，并且会对其生存方式的形成和多方面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学生的积极参与、多方面的创造，会使得班级呈现出勃然的生机和动态生成的状态。在实验过程中，我们不断被这种班级发展状态所感动，不断感受到“把班级还给学生”后学生所表现出的创造力和所获得的发展可能。

但在这一生活的创建过程中，班主任居于重要的地位。

在实验过程中，实验教师经常处于“管”与“放”的矛盾之中。传统的班级工作往往是教师包办代替，全部工作由教师安排，学生干部和学生都是执行者。而当我们提倡“把班级还给学生”之后，有的教师干脆“一放到底”，完全撒手不管，而且认为这就是“新基础教育”所倡导的，他们还会自豪地说：这个活动从设计到实施，我根本就不参与，完全交给学生。事实上，他们误解了“还”的指向，它是对传统弊病的否定，并不是否定教师是班级中的一员，更是学生成长、班级建设的指导者。无论是从班级建设方案的制定、计划的实施、及时的指导、动态生成出的资源的教育价值开发，还是反思与重建，教师都是重要的影响力。只有在这种共同参与、积极创造之中，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个性的班级生活，才会涌现而出；而它的生成，又会重新成为影响学生和教师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确立“新基础教育”班级建设的价值追求

新中国建立以来，基础教育阶段班级工作经历了价值观的三度变迁。

建国初至 20 世纪 80 年代，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班级工作中，我们信奉的主导价值是集体主义思想，尤其是以马卡连柯等为代表的原苏联“班集体建设”的思想：在集体中、通过集体、为了集体而进行教育。当时集体主义强调的是：统一的目标、一致的步调、清晰的是非标准、极强的向心力。在班级工作中，实现集体主义教育的途径，包括集体舆论、纪律、组织等，以大型活动为基本活动形式。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班级工作的整体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其指导精神是：集体主义与个性特长相结合，强调集体尊重个体的权利与价值，个体尊重群体的规范与利益；但是，在集体与个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体需要服从集体利益。在班级工作的目标上，呈现为模块核心式结构；在班级工作的途径上，开始关注非正规组织，重心下降；活动形式的变化体现为小型化的活动增强。这一变革，是与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相契合的，呈现的是一种不断解冻、不断变化的改革气息，但还没有出现整体转型的气象。

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基础教育阶段的班级工作，进入到新的创建阶段。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领域的拓展与深化，正在越来越明确地散发出社会转型的气息，正在呼唤具有生命活力的健康个体的出现。而班级工作自身的发展历史，也正在趋向于重新确立合理的价值追求，将造就一代适应社会转型需要的新型个体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在“新基础教育”看来，当前的班级工作面临着相当艰难的转型任务。在价值取向上，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常常忽视班级中人的具体存在及其发展；在内容上，忽视学生多方面发展与成长的需要，往往缺少“具体个人”意识，缺少“成

长”意识；在教育方式上，往往忽视班级日常生活的教育价值。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进行班级建设改革的实践前提，是我们面对的具体问题。

“新基础教育”坚持以人的主动、健康发展为本，追求通过班级建设，培养能够主动发展的人，形成学生主动、健康的生存方式。这是从关系与活动的整体框架出发，以人的本质力量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整合为依据而做出的价值选择，既体现了活动状态，有内含了主体自觉，还指向了关系事物，且道出了追求期望。^①

在此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在班级建设领域，我们确立了新的价值追求：通过班级建设，培养一代主动发展的个体。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公民意识，发展学生个性，增强个体创造精神和合作、发展能力，则是班级建设价值的具体表现。

班级作为一种集体生活，首先有助于学生社会性的发展。作为个体，需要在集体生活中成熟和发展，学习在社会中与人交往，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对于当前独生子女的学生来说，这一价值尤为重要，尤其是在“责任”与“合作”意识与行为方式的形成方面。

承担责任，是一个人社会性成熟的体现，是建立合理的人与事关系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传统。在家庭教育中，儿童、尤其是独生子女，是家庭的中心，儿童感受更多的是家人对自己的关心，很少能够形成自己的责任意识。同时，由于儿童在家里的交往对象主要是成人，主要的活动都是生活性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童责任意识的形成。进入学校的班级生活后，交往对象转换为同伴群体和教师；活动类型上有了更多的学习要求；在地位上，每位学生都需要承担起服务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多重角色。在这样的班级生活中，学生需要承担学习的责任，需要积极参与班级活动、承担对班级的责任，需要在班级组织机构中承担自己小干部或者成员的责任。在这种多重社会角色的自我认知与外在约束下，学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并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

合作乃是当代人必需的基本素质。合作不仅涉及到与他人之间共事的技巧与能力，而且，包含着对他人的欣赏与宽容，包含着能够帮助他人并同时接受他人的帮助。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孩子合作意识与能力的资源相当有限，而在班级这种群体生活、共同的活动中，学生之间、男女同学之间、小干部之间、小干部与班级成员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合作关系。在此关系中，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

班级对于学生个性的形成，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一个充满活力的班级，将为每位学生提供发展的多维空间，将为每位学生创造性的发挥提供机遇与条件，班级生活将成为学生展现、形成自己独特性的舞台。因此，在一种富有成长气息的班级中，学生个体的独特性、创造性将充分展现，学生的发展可能将更充分地实现。

尽管当前班级生活的价值并没有充分、立体地体现出来，但我们需要在反思问题的同时，意识到班级对于学生成长的“可能性”，并努力通过我们的实践，将班级生活的教育价值充分实现。“班级建设”这一概念，强调的正是在自然基础上的指导，强调教育的人为性、价值的导向性。

（三）认识班级建设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1、 班级建设是独特的教育领域

在推广性、发展性阶段，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班级建设是一个独特的教育领域，有着丰富的内涵。

^① 王建军、叶澜：《“新基础教育”的内涵与追求》，《教育发展研究》，2003（3）。

其一，班级建设是与教学不同的一个领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在我们的视野中，发现国内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在未与教学分化的前提下研究班级工作的。这一类型的研究，往往是在教学组织形态、教学对象的基础上，探讨班级建设工作，班级建设是为教学提供基本的组织形态，或者强调通过关注、培养集体而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班级这一组织形式在历史上也长期服务于课堂教学，当代诸多研究班级工作的学校与学者，也往往在维护、保障、促进课堂教学的视角下，进行班级工作的。如国外与港台地区的“班级经营”（Classroom Management）研究中，吴清山等提出：“班级经营，乃是教师或师生遵循一定的准则，适当而有效地处理班级中的人、事、物等各项业务，以发挥教学效果、达成教育目标的历程”；“事的方面如人与物所发生的一切活动——教学、训导、辅导等工作”。^①唐迅等人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尤其是其“课堂教学”等子课题的研究，提出了集体在教学中的独特价值，展现了通过集体、面对集体实施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可能性。^②这类研究基本上把“班级”视为一种教育的组织形式，涉及到课堂教学、德育等多方面的内容。

班级建设与学科教学之间有相通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新基础教育”并不否认这一点，但这项研究把研究任务的重心，放在两者的区别上。

班级建设与学科教育的差异性，首先在于教育载体的不同。课堂教学是以学科为载体、通过开发学科教育价值而养成个体独特的学科素养，通过学科实现对人生命的滋养，其中内含的教育工作更多存在于课堂教学场景中。班级建设则是以班级日常生活为载体，通过班级文化、班级组织制度建设、班级不同类型的群体活动等资源，促进个体社会性的成熟和个性的充分发展。

其次，在主体上，课堂教学是由学科教师和学生共同构成，教师所具有的学科素养，使得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居于重要的组织者、引导者地位。而班级建设是由班主任和学生为主体构成，班主任要对这一班级的发展承担具体的责任，而且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多在于幕后的支持、鼓励、帮助，学生群体更多地走到前台，自主地开展班级工作。

再次，在教育目标上，学科教学对学科素养的形成非常关注，某一学科的教师更关注学生某一方面素养的提升。而班级建设更关注学生在班级中的生存状态，将学生作为具体的社会生活主体来看待、培养，尤其是在主题教育方面，更具有明显的整体性。

在我们看来，班级建设需要与教学沟通，但不是为教学服务的附属领域，而应该是、并且可以建设成为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的独立领域。这一分化，不仅可以开发出班级建设这一新的教育领域，从而在整体上丰富学校教育、深化学校教育，而且可以和课堂教学相互影响与渗透，共同提高学校教育的当代品质。

其二，班级建设不同于德育。

班级建设是独特的教育领域，是一种综合形态，有其自身的价值追求、目标系统、教育内容、教育过程、教育评价，但不等同于“德育”，更不仅仅是“集体教育”。它具有对象的全体性、价值追求的整体性、教育活动的综合性。

相对于德育而言，班级建设追求学生生命的整体成长，而德育是从教育内容角度作出的一种划分。班级建设的价值追求不是“德育”能全部涵盖的。与此相关，我们没有将“新基础教育”的班级建设定位在“集体教育”这一层面上，因为集体教育是“德育”的组成之一。

^① 吴清山等：《班级经营》，第8页，台湾，心理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版。

^② 唐迅：《班集体教育实验的理论与方法》，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另外，班级建设也不仅仅是班集体建设。建设班集体，是班级建设重要的、但不是全部内容。班级建设也不同于传统的“班级管理”。传统的班级管理关注更多的是：作为管理者的班主任和小干部如何科学、艺术地“管理”班级；我们提出的“班级建设”，更加关注每个学生在班级生活中的参与，从动态生成而非外在控制的方式推进班级发展。

2、班级建设内容的确定

已经有不少学者在班级建设的内容确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班华主持的一项课题研究曾构建过“班级教育模式”的基本内容，提出“‘班级教育系统’是为促进学生发展的班级教育体系，是以班主任为主导的，由包括相互联系着的班级教学、班级目标、班级集体、班级活动、班级文化、班级管理、班级教育合力、学生发展评价等各个子系统有机构成的班级教育整体”。^①在实践系列上，班主任特殊的操作系统主要包括1、教育者集体（班主任主导下的教育合力），2、目标与计划；3、班级集体、班级活动、班级文化、班级管理、班级教育合力；4、受教育者素质发展评价。^②

唐迅领导的班集体教育实验在历时十几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基础上，提出了“班集体教育社会心理学理论范型”。其关注的内容包括作为自变量（操作变量）的结构要素（集体目标、组织结构、人际关系、纪律、舆论）和作为应变量（目标变量）的功能水平（组织和管理功能水平、教育和自我教育功能水平、个性社会化的功能水平）。^③

从当前教育行政管理的角度，原国家教委发布的《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试行）中涉及班主任职责的内容，要求“按照《小学德育纲要》，联系本班的实际，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学习习惯、劳动习惯和文明行为习惯”，要关心学生的学习、身体、劳动实践等，指导班委会和少先队工作，搞好班级的经常性管理工作，保持与家长与社会力量的沟通；^④《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规定的班主任职责包括：“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保护学生身心健康，教育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志向，培养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和良好的心理品质，遵守《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试行稿）”。这些规定涉及学习领域，劳动、卫生和体育锻炼，课外活动，班级日常管理，学生思想品德评定和有关奖惩，联系科任教师、家长和社会有关方面等。^⑤

在探索性研究阶段，我们曾从动态变化的班级角色分配制度、班级活动模式、班级文化建设三大方面，构建了“新基础教育”班级建设的实践改革框架。在发展性研究阶段，我们对班级建设内容的研究，是从分析任何班级都不可缺失的、最基本的一些领域入手的。

班级中存在着一些非常基本的关系存在，如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在班级中具体表现为学生个体与同学、教师的关系，还可以具体化为男女生关系、干群关系等），人与组织的关系（在班级中具体化为学生与班集体的关系，与小组、小队、中队的关系，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人与事情的关系（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关系维度，涉及到人与学习、文体、娱乐等各项活动的关系）等。这些具体、特殊的关系，是班级独特的构成。相对于学生进入学校之前的生活和学校之外的生活而言，同龄群体所给学生提供的特殊的交往、以学习为主的“事情”、以自己努力、负责为主的个体行为方式等，都是班级生活基础性、独特性

^① 班华等著：《发展性班级教育系统》，第73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② 同上，74页。

^③ 唐迅：《班集体教育实验的理论与方法》，第16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④ 《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试行），1988年8月1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

^⑤ 《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1988年8月2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

所在。

作为一种生活形态，班级又体现为一种特定时空、组织结构、机制、活动背景下的生活。学生在其他生活形态中，同样也要面对着环境、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活动等基本领域。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无论是将来新的学习生活，还是工作、家庭生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物质、心理与文化环境之中，要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中担任一定的角色，要参与到组织机构的运行之中去，要面对各种活动的策划、组织、反思与重建。如果说，成人在工作等社会生活中，个体会不自觉地发展起相关素质，那么，班级建设就是通过有意识的培养，通过富有教育价值的班级生活，使学生获得与上述方面相关的经验与生命之成长。学生在班级生活中的成长，会在以后或当前的其它生活形态中，以融通的方式发挥作用。

上述两个方面会合到学校实践层面，班级建设的基本内容就包括班级环境建设、班级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建设、班级活动建设等领域。

具体来说，班级环境是学生浸润其中的物质、心理与文化环境。不同的环境，会给个体的心理、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一种积极、健康、展现个体生命成长、个体参与创建的物质环境，会给个体成长以积极的支持；民主、宽容、相互关心、共同成长的精神环境，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与精神成长，而且能够激励、滋养每位学生的成长，从而使得班级生活展现出丰富、发展、充满生机的气象。反之，一个充满教条性的说教、等级性的制度、管制性的氛围的环境，只会压抑个体生命的活力，只会形成一个习惯于教条、等级、管制的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环境更多是无意识形成的，而班级环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有意识创造的，是师生共同参与的产物。

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建设，这是任何社会中的个体必然面对的。从历史发展来看，摆脱封建等级制的束缚，克服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特征，走出科层制，实现社会的民主化与运行机制的重建，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重要的使命。在班级生活中，个体能否积极参与班级事务，能否以民主的方式参与、管理班级，能够建立民主、高效、自我更新型的运行机制，对于当代中国的民主建设、社会发展，从未来公民养成的角度看，具有基础性的价值。相对于家庭生活、个体自由活动而言，班级建设是学生的一种积极、真实的社会生活的体现，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行为。

班级活动则是综合性、动态性的教育活动，内容不仅包括前述的文化建设、班级组织与运行机制重建，而且包括丰富多彩、具有教育价值的主题活动的构建。学生的成长需要是鲜活而综合的，学科教学的分科性，往往难以顾及学生成长的这一特征。班级活动能够针对本班级学生特有的成长需要或问题的表现，通过开发出具有成长特征的活动系列，更大程度地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使得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获得整体的、深层次的主动发展。

（四）进一步明确实践改革的指导思想

我们在“新基础教育”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在探索性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实践改革的指导思想。

1、以学生和班级的发展状态为基础

“新基础教育”所推进的班级建设，只有建立在学生和班级发展状态的基础上，才可能对学生产生真正的教育价值。

我们在实验中提倡建立清晰的基础意识，将学生成长、发展的现有状态及其问题，将班级的现有状态，作为工作的起点。这样，班主任工作“向上”看的习惯思路，就需要切换到更加自觉地关注“本班级”、“本班级学生”上来，在“班级”层面上作综合、渗透性的研究

与实践。它要求班主任工作思路的清晰、工作方案的形成，具体改革的开展、反思与重建，都根据这一原则开展。

关于学生的研究，课题组强调不要简单地集中到单一维度上，而提倡对学生作综合研究，要从生命成长的角度，关注学生的生存环境和具体环境中的生存方式，关注学生的可能发展空间，具体的内容可以从学生成长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能力等几方面进行研究。

实验中，班主任需要对班级的发展状态进行认真、深入地研究。以往许多班主任都能凭直觉谈出一些班级状态，但大都集中到学习成绩、纪律等方面。在实验中，我们要求班主任通过调查、访谈、观察等方式，明确班级的群体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形成对班级中学生发展状态的分布、影响因素结构的认识，并认真分析班级生活对学生成长的影响。

当我们的视野回到真实存在着的班级及生活于其中的学生时，就会发现不可能是完美的现实。问题的存在，现有发展状态，正是我们工作开始的基础和需要努力改变的。

2、以实践活动为载体

人是通过活动、在活动中获得发展的。活动是人发展的现实性因素，“可能性因素为人的发展提供的是多种可能，但要使可能最终成为现实的发展只有借助于个体的活动才能实现。正是在使个体发展的各种可能变为特殊的现实发展的意义上，可以说个体的活动是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个体的活动就谈不上任何发展。”^①“人的生命的发展水平、丰富程度、潜在可能的开发状态、生命质量的高低，说到底是他自己的人生实践铸成的。”^②

人在活动中，形成自己的生存方式。“现实的人是存在于复杂的关系之中并从事活动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处理各种关系，而人的活动与关系的展开，则决定人的现实的存在状况与人的现实的特性、本质和本质力量以及它们的发展。因此，人的现实的存在状况与人的现实的特性、本质和本质力量以及它们的变化发展，同人的活动和人的关系的展开与发展是一致的”。^③

从形成人主动的生存方式的角度看，怎样才能使活动的育人价值得到更大的发挥？这需要活动的开展对学生具有挑战性，活动的要求与学生现有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合理的差异度；需要学生参与活动的全程，主动地感受、思考、推进活动的进行，并能自觉的做出反思与重建。这是两个最基本的条件。而当前比较多的类公开课班级活动，存在着功利主义的取向，往往以博得观赏者（评估者、检查者、观摩者）的喝彩为追求，活动的全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缺少主动参与活动的机会；活动中以表演为主，追求过分的精致化、完美性，因而忽略最基本的真实性，活动不能给学生带来真实的触动与发展。

我们关注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学生班级日常生活的改造。当我们从教育的角度认识班级时，可以发现：正是班级中每天都在进行着的看似平淡而周期式重复的活动，诸如每天的值日、检查、晨会、午间活动，每周的班会，每月的环境布置、评比，每学期的班级工作策划和总结等等，以及学生每天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组织制度等，在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另一类活动是一些班级的主题教育活动。对于学生而言，生命历程中的这些生动、有趣、令人兴奋的集中活动，不仅在当时会获得不同寻常的体验，而且还可能成为成长中难以忘怀的记忆、促进变化的契机。相对于日常的活动而言，这类活动主题更加明确、计划组织性更强，

^① 叶澜：《论影响人发展的诸因素及其与发展主体的动态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6（3）。

^② 叶澜、郑金洲、卜玉华：《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第15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③ 夏甄陶：《人：关系 活动 发展》，载《哲学研究》，1997（10）。

教育的成效也可能更易呈现。

3、以学生的成长需要为主线策划活动系列

“新基础教育”追求对学生成长的价值，而这一成长是持续一生的。这就需要班级工作追求教育的长效性，始终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而不是仅仅关注其暂时的某些需要。尽管我们的研究尚不可能呈现学生一生的成长状态，但通过我们对学生成长的根本、长效因素的关注，如学生生命意识的觉醒、合理的行为方式的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滋养等，是可以达到这一点的。在实验中学学生呈现出的一些现实表现，都是教育长效的短时呈现。“新基础教育”的班级建设，需要形成长程的教育系列，并以长程的意识设计短时的教育工作。具体的教育活动，则需要将短时的考虑寓于长程之中，改变应景性、突击性、缺乏主线的工作方式。

4、提供组织制度的保障

新型班级形态的建设，不仅需要改变教育理念和班级活动，而且需要在组织机构方面进行重建，形成新型的学校和班级两个层面的组织制度保障。

从学校层面来看，学校需要转换对班级工作的领导思路，将班级建设的自主权还给班主任和学生，大力提倡班主任研究班级和学生，研究自己班级建设的具体工作。为此，学校在学习、指导、评价等方面，需要为班级建设提供支持条件，要变革传统的垂直管理、上行下达的管理方式。例如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提倡每个班级根据班情，自己制定创建目标，计划和成功标志，学校对各班级工作的领导和检查，首先关注是否有创意，标志是否有效，然后再评比。常州第二实验小学改变学校对班级建设的传统指导方式，转换了工作思路，重建了指导性、支持性的工作机制，使学校的班级建设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在班级层面，传统的管理制度与组织结构，锻炼了少数的学生干部，却没有向全体学生开放，也缺少对班级工作改革的激励性。为创建充满成长气息的班级，需要重建班级的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改变传统的小干部终身制，改变班级固定的组织结构方式，通过小干部轮换和岗位建设，为每位学生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新基础教育”班级建设的具体改革措施

（一）研究学生

班主任研究学生的方法，通常包括家访、个别谈话、集体谈话、同事间的咨询、日常观察、调查问卷等。在传统的班级工作状态下，这些方法的价值往往被异化，例如，家访异化为告状，谈话异化为训话，观察异化为监视。在“新基础教育”实验中，班主任以新的班级建设观为指导，合理运用这些方式，获得充分、真实、有效的信息。实验教师还在原有的方式上有了创造，如上海市闵行区花园学校创立的“新生家访制”，家访不是访家长而是访学生，谈话注重平等的交流与倾听。福建福清实验小学、上海市闵行区华坪小学的实验老师们，非常自觉地运用谈话、咨询、日常观察、调查问卷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研究。广州天河区华景小学廖茜老师通过学生的家庭结构、学习状态、兴趣爱好、不良个性四方面，对班级学生状态进行了全面分析。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的范向华老师和广州华景小学何海萍老师有意识地通过学生日记来研究学生，每篇作品都细细地看、慢慢地品，班级中的问题和学生的心态渐渐明朗起来，老师还鼓励同学提出各种解决办法，由此，学生日记成为班级建设中重要的信息转换载体。

另一类方法是在实验中不断创造出来的，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使得学生内在

的成长需要外化出来，从而使班主任得以认识学生的成长需要。例如，上海市闵行区花园学校的老师们通过设立“心情色”、“青苹果红了”“心愿树”、“自我发展计划表”等形式，将学生的内部需要外化出来，使教师能够通过这些外显的形式，透析学生内心的世界。上海市闵行区明强小学还通过设立“心声热线”、“信箱”等方式，上海市洵阳路小学通过“你我之约”信箱的方式，及时获得学生在班级生活中的各种信息。

除此以外，我们还强调老师在与学生多种方式、场合与不同的活动过程中，有意识地收集、捕捉学生状态所提供的信息，将研究学生的活动变为日常工作的组成，而教师也在工作中养成研究学生的习惯。

将学生研究作为班级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开始阶段，教师们并不适应这一新要求。面对这一问题，实验是从改变教师班级工作计划入手的。我们要求实验班主任在制定班级工作计划时，首先要分析本班级的发展状态和主要问题。在教师开始有意识分析学生状态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要求教师从研究个别学生到研究学生群体，从研究学生某一方面的状态，到研究学生整体的发展状态与需要，从零散性的研究，到深入具体地分析各种学生材料。这一实验要求，在 2002 年下半年，逐步被广大班主任认同、理解，并且开始出现部分教师能够自觉、主动地研究学生，形成新型的班级工作计划。这样形成的班级工作计划，在目标设计上，立足于本班学生的成长需要，对班级各项工作的规划，体现出理念的综合渗透性和目标的发展导向性，并且真正将班级工作计划作为班主任工作的依据，改变班级工作计划的虚设性。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如上海市闵行区华坪小学的陆敏老师，经过不断反思与重建，一学期的班级计划制定了四次，每次都在对学生的研究、整体工作思路的转换和具体工作的设计上，有很大的改变。

在发展性研究阶段，我们初步形成了对不同年段学生成长需要的基本认识。这一认识强调的是认识每一年段学生的成长特征与发展需要，从而为每一实验班主任研究更为特殊、具体的“这个班级”，提供基本的认识背景与基础。在每一具体年段上，我们的研究思路是：关注具有转折性、发展性的需要，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及群体、人与自然、人与事情几个维度上综合分析，提炼出不同年段学生的成长需要，并进一步提出与之相对应的成长系列。

表 1. 学生发展特征与成长需要

年段	学生发展特征与成长需要
小学低段（一、二年级）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社会角色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承担“学生”的责任，核心活动由“游戏”转变为“学习”。这一阶段需要突出“童趣”，促使学生情感上喜欢新的学习、交往生活。 2、 接触到群体规范，需要遵守学校、班级生活的规则，行为上需要尽快适应新的班级生活，熟悉班级生活中的岗位与干部角色，通过人人参与，形成班集体。 3、 有了新的重要关系人：教师，接触到更多的同龄伙伴。
小学中段（三、四年级）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学习的难度、强度增大。围绕学习问题，需要开展深入的工作，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学习方法，自主、有效地开展学习，尤其是转变对学习的认识，从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中感受学习的快乐。 2、 各种班级活动的挑战性增强，需要给学生广泛参与各种活动的机会，使学生在多方面获得成功。关注学生身边的行为规范，形式上要注意童趣，引导学生关心自然，增加环保活动的知识含量。

	<p>3、非正式群体的影响开始出现，学生个体之间、师生之间开始出现疏离，需要关注形成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的人际关系，形成富有活力的小队。</p> <p>4、处于个体精神力量的生长期，部分学生可能因为学习、交往等方面的转换困难，产生自卑、怯懦的精神状态；部分学生对学校生活已缺乏新鲜感，进步的速度放慢，出现发展高原期；部分学生因在学校各项活动中得到多方面的表扬、肯定、持续处于“领导地位”，而产生优越感。三类学生面对不同的进一步发展问题。</p>
小学高段（五、六年级）	<p>1、情感的细腻性、丰富性、敏感性的需要开始出现。</p> <p>2、学生兴趣、特长差异表现更明显，不同方面的成功需要强烈，没兴趣参与缺乏挑战性的活动与班级工作</p> <p>3、活动空间与视野需要扩展，可以帮助学生参与学校层面的工作，以历史的视野丰富学生。但面临升学，家长会更看重学生成绩，学生在学习方面的心理问题凸现。</p> <p>4、人际交往能力需要提高，尤其是合理地表达自我的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的提高。</p>
初中低段（初一、初二年级上）	<p>1、有了一个新的生活空间，需要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p> <p>2、学生有着强烈的重新设计自我、实现自我的愿望，有更强烈的独立性，智力与情感的发展处于加速期，青春期问题具有普遍性，需要有丰富的活动领域让他们参与。</p> <p>3、有在新群体中得到关心、尊重和表现自己的需要，希望新的班级能产生亲和力 and 归属感。</p>
初中高段（初二年级下、初三年级）	<p>1、学生的自我意识已经进一步清晰，自我判断、调控能力增强，情感的细腻、丰富、人文修养的发展需要迫切，个人的角色理想有可能成为一种发展的力量，影响、推动学生的现实发展。</p> <p>2、社会角色感进一步增强，社会关系进一步丰富，尤其是与家长的关系、男女同学的交往关系面临挑战，对社会的关心与参与程度提高，理性的规则、法律、秩序意识需要增强。</p> <p>3、班级的群体个性已经基本形成，对学生产生影响。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需要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每个人都需要形成对高中阶段的升学或就业的选择，第一次面临有可能作自主选择的、关系自身发展的大问题。</p> <p>4、在一个建设成功的班集体中，毕业临近，学生会对班级产生温暖、留恋、不愿分手等复杂情感。如若相反，则会产生厌烦和对新的未来群体向往的心情。</p>

在实验中，有一批学校在进行针对学生成长系列而设计教育活动系列的研究。

海南省海南中学的邓婷婷、陈玲老师，从初一学生特点出发，在与班干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初一上学期的活动有：“我爱我家（一）：感受新校园”、“友情大舞台”、“我爱我家（二）：班级建设”、“要我学习 → 我要学习”、“我爱我家（三）：宿舍建设”、“学会学习”等活动；下学期的活动有：“体会成长：中学生和小学生的不同”、“我爱我家（四）：我和我的朋友”、“趣味劳动竞赛”、“我爱我家（五）：与长辈（父母、老师）相处”、“我是我”、“我爱我家（六）：我和我的家（总结）”。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强恕学校初三班组织了《让我们携手走进青春年华》的主题队会，针对这一年龄段的特点，探讨了仪表美、与家长的关系等主题。上海市崇明县育林中学宋佩娟老师对班级的初始状态进行分析后，与班干部一起制定了“团结进取，奋发向上，勇于创新，争创佳绩”的班训，初一时以“海岛，我的家园”为主题，分“绿色畅想”和“绿色行动”两个系列；初二时主题为“珍爱生命”，分“交通法规、生命之友”和“直面非典，珍爱生命”两个系列。

上海市闵行区花园学校开展了1—5年级互爱教育序列：“一年级：师生互爱、尊师勤学；二年级：生生互爱、合群关怀；三年级：个体与群体互爱、合作分享；四年级：人与自然互爱、敬畏生命；五年级：自尊自爱、悦纳调节”。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开展了五大系列的分年级活动主题研究与实践：“一年级——爱父母，争做苗苗小能手；二年级——爱领巾，试做岗位小能手；三年级——爱学校，学做校园小当家；四年级——爱弟妹，乐做当代小先生；五年级——爱生活，善做探究小发现”。

（二）班级生活的教育价值的开发

1、在干部轮换中培养学生

我们把班级中的干部培养作为核心工作，探索通过干部轮换、干部培养，全面带动班级建设工作。在实验中我们看到，凡干部培养比较好的班级，班级整体的面貌积极上进，各种活动的开展更加自觉有效。他们在班级文化环境的创设、群体个性的形成等工作中，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我们一直要求实验班主任注意的：要将各项工作综合起来，如在干部轮换工作中，就可以与班队活动、文化建设等工作很好地协调，在主题、内容、时机等方面综合设计。

在发展性研究阶段，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到：干部轮换的长远价值在于培养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一个民主的社会，是“干部”能上能下的社会，是“干部”与“群众”平等相待、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当代中国的公民应该具有民主的意识、民主的工作作风、民主的工作方式。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如何参与班级工作、“干部”如何管理班级，都会内化为他的价值观念，并影响他外在的行为方式。

在这一阶段，我们遇到的问题不再主要是轮换不轮换问题，而是在轮换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在教师方面，不少班主任认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学习成绩、工作能力方面无法胜任，也很难培养，因此，这批学生不能当干部，参与竞选也不可能被选上。第二个问题是，班主任觉得每年轮换干部，造成干部工作能力与热情降低，班级工作达不到更高水平，学校评比时缺乏竞争力。于是，有的班主任就采取干部“换岗不换人”的方法。第三个问题是，有教师认为，当干部的人总是少数精英，社会上就是如此，没有必要让所有的学生都去当干部，许多学生不具有当干部的潜质。

学生方面的问题是，早轮换的学生感到吃亏，因为升入高一级学校后，学校只看学籍档案中最后一学年的干部记录，这会影响学生在新学校的发展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一些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干部，被轮换下来后，因为没有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不仅影响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有时还会成为班级工作的负面力量。

有关档案记录的问题确实存在，它不仅涉及到学籍管理制度改革问题，而且还涉及到高一级学校在干部培养方面的认识与工作方式。

但更多的问题是教师的思想观念与教育方式的偏差。如，对于三分之一学生无法进入轮换队伍的问题或只有“精英”才能做干部的问题，就涉及思想观念问题。说到底，这些问题依然是对学校教育独特的教育价值缺乏强烈的意识，对学生的发展可能性和潜能缺乏信心，以及受社会上传统和实存的“干群”关系性质的影响，缺乏对学校作为面向未来的重要机构在改造社会文化中作用的认识。如果不进行“小干部轮换制”的实验，这些问题并非不存在，只是不显现。现在问题显现了，就意味着有了深入探讨和寻找解决途径的需要，所以，这并非坏事，而是好事

在实验中，我们主要从学生干部观的变革、班级中干部轮换制度建设和形成有利于干部轮换的文化环境三个方面作了探索。

传统的干部观中，干部是教师的得力助手，帮助教师管理班级，承担教师的一部分任务。因此，这些干部需要有威信、能力，能代替教师维持班级秩序；而且，在群体中，干部往往是各项工作的楷模，是全班学生学习的榜样。这样的干部，自然只能是少数。而且，“培养”出一个干部，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这些干部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自居，习惯于以教师的腔调，训斥、责怪甚至惩罚其他学生，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新基础教育”认为，需要以“教育”的立场重新认识“学生干部”。首先，“干部”角色对于学生成长具有重要的价值。学校和班级中的干部，是为同学服务的职位，是代表同学对班级进行自我管理，以组织者的身份将班级同学凝聚在一起、共同开展活动的角色。担任这一角色对学生具有发展价值。我们在实验班的班级工作中能看到：做过干部的学生，在自我意识、民主意识、能力发展、多重社会角色的形成与丰富等方面，大都相对较强。因此，做干部对个人也是一次重要的锻炼机会。这样的机会，所有学生都有权获得。其次，学校中的干部不同于社会上的干部，不以能力为选拔标准，但以能力发展为目标之一。学校中的干部选举，是教育的起点，而不是教育的终点。再次，干部轮换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从“新基础教育”实验中已经毕业的两届学生来看，只要在小学低年级就坚持干部轮换，两年后就开始见成效，越到高年级成效越显著。有的学校不能够真正进行轮换，还有的学校在轮换一段时间之后，没有继续坚持，都在于缺少对教育长效性的耐心和追求。

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一方面坚持所有学生参与轮换的基本制度要求，另一方面加大对三分之一所谓“不能轮换”的学生和轮换下来后的学生干部培养方面进行探索。

针对部分学生因为各方面表现无法立即胜任干部要求的学生，我们强调要为他们的“搭台”，建立小岗位与小干部之间的共通性培养机制。班主任可以先提供给他们在小岗位上锻炼自己的机会，帮助他们首先胜任岗位；而被评为优秀岗位的学生，就可以是下届干部的候选人。这样，在组织制度上，岗位建设与干部轮换就可以融通；同时，通过岗位锻炼这批学生，也使得其他学生逐步了解、认同、接纳这一批学生，为他们以后进入干部轮换队伍创造群体认同的舆论条件。

针对部分轮换下来的学生干部，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使他们得以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而不是停滞或后退。例如，有的班级组建“记者站”、“智慧团”等，将这批学生力量组织起来。有的学校将这批学生推到更广阔的学校场景中，让他们获得在学校层面发展的可能性。如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将班级建设工作拓展到学校层面，建设校级学生管理队伍。三年级以上的年级，平均每班有4-5名学生进入到了校级层面的管理者队伍中。福建省南安市实验中学于2001年秋季组建首届学生会，共有320多名同学报名参加，经过班级、年段的逐层竞选，确定了74名候选人。他们自拟演讲稿，参加了紧张激烈的竞选，经由行政领导、年段长、学生代表等20位评委的综合评定，选出了40名学生会委员，成立了该校首届学生会。这一届学生会的正常运作，进一步落实了学生自主管理制度，学生会广泛地开展纪律、卫生、课间操评比，维持公共秩序，纠正不良行为；学校的各项活动也由学生会组织、主持开展。在具体制度建设及其操作方式方面，各实验班级有着丰富的创造。例如，上海市崇明县实验中学创立了班级理事会制度，建立教师指导下班委负责、班级理事会督促协调、学生自我管理的三级管理制度；有的班级在第一阶段采取班干部竞选制与“值日班长制”相结合，“多方位网络化”管理制度，第二阶段过渡到“学生全员参与，分小组轮

换管理班级”制度，全班分为五个管理委员会，每月一次轮换自主管理班级。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还采用双班委制，按月轮流管理班级，相互竞争，相互协作。上海市闵行区华坪小学有的班级采用“师徒结对”方式，进行“传、帮、带”，并对新干部进行试用评议，再正式任命，举行新老交接仪式。山东淄博临淄区临淄一中针对部分新上岗干部能力有待提高的问题，采取“双轨运作”，在班级类建立两套管理体系，一套班子由班干部担纲，另一套由一般同学充当值日班长，两套体系互相补充；当值日班长工作不得力时，班干部就即时做好辅助，而考评员则将他们的工作捆绑在一起进行量化考评。

实验中，大部分班级都采用“竞选式”或“自荐式”的方式，进行竞选演讲、投票。从这些具体的制度建设来看，比较突出的特征有：制度扩大了参与者的范围，实现了制度向所有学生的回归，如各种形式与周期的轮换；将竞争、流动、评价机制引入制度之中，活化了制度；普遍重视了监督、协调、审议机构的设置，完善了制度的内部结构，各种不同职能与构成方式的“班级理事会”制度，就是这一类型的创造。

在干部轮换过程中，学生也存在着如何面对干部轮换的问题。我们努力形成宽容、民主、积极互助的文化氛围。对待所谓不能发展的三分之一学生，班主任需要与学生共同营造一种宽松、支持性的氛围，给这些学生以机会、鼓励与理解；当他们一旦当选为干部，全班学生要给予积极支持。对于“退”下来的干部，要做好思想工作，让他们学会调整心态，寻找新的发展和为集体出力的空间。这些最为内在的关系形态，将是干部轮换工作中最细致的工作。

教师在小干部任期内的重点工作是如何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素质，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

(1) 教师的直接指导，表现为教师直接帮助干部熟悉、设计和实施相应的工作，这一方式在许多班主任熟悉的。(2) 建立班级和学校层面的培养机制。如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实验学校开展小干部培训工作，通过各类小结活动的开展，培养学生反思与重建的能力。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有意识地开发高年级学生的资源，开展“大手牵小手”活动，将高年级学生吸引到低年级学生干部的培养工作之中，同时也锻炼了高年级学生。有的班级在干部轮换过程中增设了“小小辅导员”一职，让轮换下来的小干部辅佐“新干部”工作一段时间。有的学校还进一步将学生干部培养纳入学校整体工作之中，将个别班级中创造出的“双班委”推广到全校，推动了全校的班级建设工作。(3) 通过活动与评价。实验班级大都建立了竞争机制和班级内部评价机制，形成干部成长的激励氛围。许多班级都通过活动，促进学生干部对工作的总结与反思，有的还建立一月一次的总结制度。

干部轮换过程中还需要加强的另一方面，是对“群众”的教育工作。“群众”可能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是当过干部、轮换下来的学生，需要避免他们成为挑剔者；有些“群众”是暂时还没有当过干部的学生，需要教育他们认识班级中的组织制度、规则的必要性，以理解、合作、建设性的方式参与班级工作。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提出：需要培养的新型公民，不仅是那些具有民主意识和较强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有能够积极参与民主建设的新型的“群众”。这些具体的改革措施，都突出了“教育”色彩。

2、通过班级岗位建设，促进学生的发展和班级生活的自主。

在探索性研究阶段，我们就开发出相当丰富的班级岗位，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社会角色，引导学生参与到自我管理之中。在发展性研究阶段，我们一方面进一步提倡设立丰富的班级岗位，另一方面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岗位教育价值的开发上，集中研究如何在岗位建设中培养主动发展的人这一问题。

实验证明，岗位对于学生发展具有养成性价值。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岗位在养成个体的

服务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感、锻炼能力等方面十分重要。尤其是当前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有的甚至不知道何谓服务、何谓责任，家庭教育中他们始终是“中心”，未曾以平等个体的身份进入到更丰富的社会生活之中。而且，每一个个体在班级生活中所从事的岗位，在长时段内呈现出其发展的谱系，岗位种类的丰富程度、岗位挑战性的变化曲线，往往折射出这个学生成长变化的轨迹。

岗位具有班级生活的具体维护与建设的功能。每一个岗位的职能实现、创造力的呈现，都为班级生活增添着光彩与前进的力量，每个个体都在以自身的服务、劳动与创造，为其他同学的生活提供着基本的保障和发展的空间。在这一价值导向之下，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岗位这一形式，更需要借助这一形式，实现其促进学生与班级成长的价值。

在具体的岗位建设实践中，实验强调岗位设置的教育性，提倡按需设岗：只要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就可以设置岗位；岗位是教育学生、促进学生成长的具体方式。这一原则迥异于社会生活中的按岗选人的原则。从班级生活的需要出发，考虑到学生的具体特点，从发挥学生才能、弥补其不足的角度，可以设置多样的岗位，促使学生在岗位中不断改变自我。有相当多的学校将班级岗位建设的探索拓展到全校，如前文提到的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开展了“校园小当家”活动，每周由一个中队（称为“当家中队”）负责全校师生的文明礼仪、行为规范和各项活动的组织策划，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校园内文明礼仪和行规方面的示范与检查，二是每周的“升旗仪式”、“红绿领巾广播”、“创新大擂台”三项常规活动的策划组织和实施。

在具体岗位设置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由学生提出、策划各种类型的岗位，自主地设计岗位的职责，确立合理的岗位目标，并且自主地进行集体评价与自我评价。这样，岗位的产生与设置的过程，成了引导学生关注班级生活、自主地建构班级生活的过程。例如，有的学校在原有岗位建设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目前还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学生们为自己定下了“护绿小天使”、“楼道小巡警”、“门窗小卫士”、“节能小哨兵”、“健美小先生”、“护眼宝宝”、“楼道巡逻兵”和“楼道侦察机”等岗位，并自己设计制作了精美的岗位标志挂在胸前。上海市闵行二中先分解班级管理内容，将干部与岗位综合起来，成立了9个工作组：（1）班级主管：班长、副班长、组织委员。（2）学习组：学习委员、各学科的课代表。（3）宣传组：宣传委员、板报主编、责编、美工、排版誉写员。（4）艺术组：文娱委员、文娱干事。（5）体育组：男女体育委员。（6）纪律常规组：早读、课堂纪律、自修、大会、活动等纪律督查员。（7）考勤组：早操、眼保健操、日常考勤。（8）卫生组：劳动委员、班级卫生、包干区卫生管理员。（9）管理组：教室财产、图书、电教、粉笔、劳动工具、饮水机、树木花草管理员及节能员。各项工作由全班学生分别承担，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上海市崇明县实验中学提出，设岗及其变动要符合班级的实际需要，要成为学生的内在要求，岗位的增设、取消、合并、分设，应当跟学生商量，把岗位的设置权还给学生，由学生来决定。为此，实验班级成立班级理事会，广泛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努力使班级岗位的设置科学合理。班级理事会定期或不定期让同学写三类书面材料，即竞岗自荐书、设岗自荐书，岗位变动建议书。确定岗位之后，再选聘人员，发给自制的聘书，一般在聘书中规定任职期限，并留有评议栏。

其次，我们关注到每一具体岗位对学生成长的价值。当学生在岗位工作中出现问题时，班主任需要即时地帮助他；当学生出现懈怠时，班主任和其他同学需要鼓励他、支持他；当岗位工作取得成效时，需要给予即时的反馈，并且将这一教育资源推广到所有的岗位工作中。

这样，通过岗位设置与轮岗工作，学生的自我意识、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可能获得发展。许多实验学校在这一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实验显示，丰富的岗位设置、岗位教育价值的开发，使学生获得了更多成长的资源。在这些岗位中，学生在发展、在变化、在成长。与此同时，不同方面的问题开始通过岗位建设得到重视，班级生活开始组织化，呈现出丰富、立体、动态生成的特征，班级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整体态势良好。

实验班主任普遍重视了对岗位的评价工作，有正规的班内评比，有日常的交流，有即时的指导。学生到小学中高年级及初中阶段，岗位建设的价值追求，就需要进一步提升到唤醒学生自我意识的层面，通过自评、互评、师评进行反思，使学生得以通过他人、立足自我，形成新的自我意识。评价还使其他同学积极参与到岗位建设之中。

从当前的改革实践看，小学阶段的岗位建设是相当丰富和深入的，初中阶段则相对较弱，无论在岗位设置上，还是在岗位工作指导上，都有待提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初中阶段的“岗位”更多是在干部系统内、以干事的方式呈现，具有归口的意味，纳入到了班级干部建设系统之内，显得更为组织化。因此，对于初中阶段是否有岗位建设的必要，还可以进一步探索。

3、创建富有生命气息的班级文化

在班级文化建设领域，我们同时加强了隐性与显性两方面的文化建设工作。

显性的、常规性的文化建设，大多从“让每一面墙壁都说话”做起，班级文化环境建设的目标是展现班级生活的丰富性，展现学生成长的全景，展现每个班级的特性，让学生生活在自己创设、反映自己班级生活的环境中，培养亲和力、班级认同感和自豪感。如果有人去参观实验学校，常常会遇到实验班学生主动向客人介绍班级环境的局面。初中生会含蓄一些，但只要关注到这些墙面，总会有人向你介绍或解释，即使有的会用调侃的方式。

班级奋斗目标的研究，是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包括建设目标、班训、班级口号、班徽、班歌的设计。这类建设的主要功能在于凝聚班级力量，形成发展目标，构建成长氛围。在实验中，许多实验班级发动学生积极参与，自主设计班级目标与班级标志，有效地将学生的创造性凝聚起来，为群体个性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Warm Family（温暖之家）”的班名，充满家的温馨；“阳光中队”的队名，散发阳光的气息。有的班级提出独特的班级口号：“我们是最棒的”、“大雁齐飞不掉队”、“我是班级小主人”、“每天进步一点点”、“会爱、会玩、进步快”、“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志当存高远”等。上海市闵行区明强小学所有班级由学生自主讨论提出班级口号，有“美丽每一天”、“我们也能行”等，四年级（1）班的孩子们确定的建班方针是“和时间赛跑”。有的实验班级还深化到每一个小队，如“大拇指小队”、“光芒之星小队”、“快乐精灵小队”、“Happy小队”等。

学习性文化建设围绕学习技能的交流、学习经验的传递、学习成果的展示开展。学习是学生的任务，因此，对学习中问题的关注、成功的支持，是班级工作重要的内容，“质疑板”、“阅读小明星”、“百词通”、“信息潮”等板块设计是具体的表现形式。

将学生在家庭、社会和学校生活中的丰富性带到班级中来，形成一个丰富的、相互沟通的班级生活世界，属于日常生活题材的班级文化建设，它可以成为学生展现自身生活状态、还给学生一片自主的空间、提供一个展现自身才能的舞台。如“我的小画展”、“我的照相机”、“小小看世界”、“小荷才露尖尖角”、“我的作品”、“叶画展”、“个人网站”等。

人际互动类的环境文化，包括各种表扬栏、回音壁等形式，以有效、多样地实现师生、生生交流为目的，如“你追我赶”、“争做小苗苗”、干部与岗位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事迹、

材料等。

另一方面我们加强了动态性的文化环境建设，主要从班级整体工作的角度，将班级发展过程呈现在班级文化上，尤其是有关主题活动中的有关材料，都可以即时呈现在环境之中，形成阶段性、流动性的文化建设形态。这样，每一次大型活动，都会在班级文化建设上留下厚重的一笔，形成浓郁的活动氛围，从而可能提高整体活动的教育价值。

如果说上述的文化环境创设更多偏重于显性的文化建设的话，那么，隐性的文化环境建设就更为宽泛、更为内在。

我们特别致力于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充满民主氛围和创造精神的班级文化。具体表现在：

在人际关系上，实验提倡相互理解、欣赏与宽容。在一个班级中，人与人之间、男女同学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需要建立相互理解的关系，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尊严，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更多以欣赏、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这样，班级中就充满着良好的心理氛围，有利于每一个学生的努力、探索、尝试与发展。

在人与事情的关系上，实验强调负责。在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对他人、集体和自我承担者责任，每一个人都需要以负责的态度对待班级事物和个体事物。只有负责，只有努力实现自己在班级、群体中的义务，这个班级才是坚实的。

在人与自我关系上，实验鼓励积极进取与开放。无论对于班级事物，还是个体的学习等事情，只有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才可能不断实现班级工作与个体发展的完善，才可能在开放、生成性的活动过程中不断自我提升。

上述目标的达成，需要在各项工作中进行培育。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实验小学组织了“左手和右手”的主题班队活动。问题的来源是孩子们之间有不合作的现象，而“不合作”的原因又有“不愿合作”和“不会合作”两种情况。通过主题班会，不仅让学生了解了合作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要合作、要学会合作，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如果组员意见一致，就“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而且以相互了解为前提，知道每个人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意见不一致，寻求各种可行性的方案，或通过某种协商论争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或尝试各种可能性、或求助他人等。福建福清实验小学还通过“诉说岗位苦”、“笑谈岗位乐”等方式，让参与者感受岗位中的酸甜苦辣，从而促进了同学之间的交流。

4、开发班级活动的教育价值

实验中的班级活动可以分为日常性的活动与主题性的活动两大类。

从日常性的活动而言，非常重要的原则是让学生自主参与到活动之中，例如各周的班队会、晨会、干部与岗位选举、总结交流、少先队争章活动等，都可以放手让学生参与设计、实施、重建。这类活动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提供学生锻炼成长的机会与空间，因此，必须改变教师包办代替的状态。

主题性活动教育价值的开发，是发展性研究阶段着力探索的领域。班级主题活动是更加突出的、集中的、综合的教育活动。在当前的班级工作中，几乎所有的研究和实验都关注到学生主题活动的开展，活动的数量相当多，但是，在活动主题的选择、活动设计的整体思路、价值追求、活动开展的方式上，往往忽视教育价值的深度开发。

首先，在主题选择上，“新基础教育”强调班主任要努力形成以成长为主线的活动系列。具体到每一次班队活动，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一次活动集中解决一个问题，各项具体的活动设计围绕主题进行，避免为了表面的热闹而只注重形式。系列主题的设计，都是围绕着班

级工作目标具体展开，从多个方面深入。

其次，班主任努力吸引所有学生参与活动过程的设计。从准备、实施、到阶段性的小结或交流、到最终的总结、反思与重建，需要有一种系列性的设计，实现学生对活动全程的参与。上海市崇明县实验中学一（6）中队开展“环保绿色行动”主题活动，从确定主题、查找资料、编排节目、活动展示过程的组织，都由学生独立自主地进行。学生们还提出：不仅需要看到崇明岛需要发展的地方和存在的问题，而且需要看到崇明岛良好的基础、美好的前景。在活动筹备中，学生们作了大量的调查、访问，查阅了大量文献，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体验到了强烈的成就感。

其三，班级活动要达到使学生在活动中有新的体悟与变化，为此，主题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真实的感受与发展基础上，这样的活动才会触动学生心灵。上海市闵行区马桥强恕学校初三年级组织的一次主题班会，请来一位身残志坚的校友介绍她的事迹，给学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广州天河区骏景中学的一次主题班会，学生们相互交流开展研究活动中的酸甜苦辣，充满着相互包容、欣赏的气息。上海市一所小学的一个班级，由39位孩子组成，学生家庭环境差异很大，四分之三的孩子来自于外省市及农村，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为了能在上海生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居住在很差的环境里，做着艰苦的工作。老师和班中的四位“小记者”进行了采访，把他们的工作情况用摄像机拍录下来，并作为以“跳动的小音符”为主题的班队会中的一个素材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学生们看到了父母辛劳的一面，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所有的学生都被打动，爱在理解中滋生。

其四，活动的形式要丰富。一个主题活动，在经历设计、准备，在展开过程之中，有多种交流形式，例如，通过汇报、展览、讨论的方式等等，并且可以结合班级文化建设进行。活动需要选择适合学生的形式进行交流，个人的资源得以成为大家的资源。在班队会现场，务必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力戒“表演”情结。

其五，要有活动的反思与重建环节。活动的全程，包括交流活动之后，都需要有反思与重建的环节，以利于活动及活动者的继续发展。

（三）班级建设的评价

评价是班级建设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在2002年8月，我们开发出班级建设改革的初步评价方案，赋值30分（与教学评价的分值一样），包括班级建设综合评价和班队主题活动评价两方面。^①

具体到实验班级内部开展的评价工作，我们认为，班级建设中的评价不应以最终的评判、结果形态为追求目标，而应关注通过评价实现对动态过程的组织和对学生的教育作用。班主任能否抓住班级建设中鲜活的资源、予以积极的反馈，能否不断引导学生建构合理的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班级建设的整体状态、班级工作的开展和学生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如果说探索性阶段关注更多的是评价的“多元化”的话，则推广性、发展性研究阶段，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实现评价的教育功能，如何将评价建设成为班主任教育学生 and 班级群体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

各实验班级普遍关注了动态过程中的即时评价与调整，有的班级建立日评、周评、月评、期中评、学期评五级评价体系，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从评价主体的角度，实验班级建立了多维评价机制，实现多边互动，如，班主任与学生互评、学生干部与学生互评、个体与群

^① 参阅本书“总报告”附录4相关部分。

体互评，科任教师参与评价等。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宋雷老师所在的班级，建立了师评、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相结合的网络化评价体系，变只评成绩的单维化评价为多元的纵向评价，设立了各种单项评比：书写端正的设立“书写小明星”，朗读流利的设立“朗读小播主”，唱歌动听的设立“金嗓子”等。这些评比不事先设定，根据学生情况逐渐增加。每个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设立“一周快评”栏目，可评个人，可评班级。如此多元的评价体系与开放的评价方式，为更多同学的发展和个性的张扬，打开了新的空间。

在评价的内容上，班级建设各领域都进入到评价视野之内。福建省南安市国光初中丰富了评价的内容，除保留“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外，还设置多种奖项，如学习、劳动、体育、宣传“积极分子”、“文明学生”、阶段性的“班级之星”等，使获奖学生超过五分之三以上。特别是每学期的“班级之最”评选，全员参与，每人都可以获得一个“班级之最”的光荣称号，如“最关心班级的人”、“篮球打得最好的人”等，从而使每位学生都有得到肯定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省福清实验小学还进一步扩展到学校层面。在实验前，学校表彰的是“十佳少年”、“十佳儿童”、“优秀干部”、“三好生”和“优秀少先队员”，表彰的面非常小，受表彰比例不到10%，表彰的对象大多是学习成绩优秀、各方面拔尖的少数学生。改革后，表彰项目多样化了，表彰面几乎覆盖全校每个学生，除传统的“优秀队员”、“优秀干部”、双“十佳”外，增设了“十佳岗位标兵”、“十佳小管家”、“十佳特长生”，同时还增设各类单项奖，除学校统一设“七彩星”或“七彩花”奖外，各班根据本班学生特点，还可自行设奖项，向学校申请表彰。

在评价的载体开发上，有许多传统的方式：如口头表扬、光荣榜、奖状等。许多实验班级结合班级文化建设，以“新星榜”、“一周明星”、“昨天曾经辉煌”、“成长的足迹”、“与缺点告别”、“成长之路”、“成功网”等形式开展评价活动。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闵志华老师的班级，开发出“喜报单”的形式，如“真是个小人为乐的小雷锋”、“劳动小能手”、“真不愧是班级的小主人”等，如此即时的鼓励，给学生很大的激励。上海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开发出“成功袋”的评价方式，请学生将代表自己“成功”的作品、标志收集在一起，起到了自我激励的作用，唤醒了学生的自我意识。

在上述评价活动过程中，班主任都关注到通过评价形成学生合理的自我意识，形成学生良好的反思习惯，并在互动中对班级各项工作进行重建。因此，实验中的评价，直接对学生的发展、班级建设的推进产生了影响。

三、班级建设改革的成效与进一步深化的设想

（一）“新基础教育”班级建设改革的初步成效

1、学生的变化

相对于实验前而言，学生具有了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有了更加积极主动的行为方式。这是对学生成长更重要的素质，具有内在性和长效性。他们变得自信、有责任心，更有民主意识，更加善于合作，也更有创造性地参与、建设着自己的班级生活。从丰富的班级口号、班徽、班歌的设计，到富有生气的班级环境建设，到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的组织，无不让班主任和实验指导老师感受到学生的发展。从实验学校和实验班级的报告中，能读到许多这类材料。除此之外，实验班学生在各种比赛中获奖的次数和名次大多有相应的提升。

2、班主任的变化

有相当数量的实验班主任，在实验中获得很大的发展。他们变得有思想，能够自主地开展研究工作，能够在研究性的改革实践中实现自我更新。相对于实验前而言，班主任在教育观念的更新、工作方式的改变上，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关注学生、研究学生，开始自主、整体地策划班级工作，开始关注班级建设的具体过程。这样的班主任，迸发出创造的智慧，显现出积极的精神状态。读一读他们的总结、专题研究报告、案例，可以感受到渗透于其中的研究意识、发展意识和主动意识。在本丛书第二集中，可以看到从大量材料中选出的代表之作。当我们走进他们的教室，走进班队会的现场，就更强烈地感受到班主任观念的变革、工作方式的转变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3、班级面貌的变化

作为整体生活形态而存在的班级，也在实验中焕发出生命的光彩。无论是在农村学校还是城市学校，实验班级都在物质环境的创设、群体个性的形成、丰富的活动开展、自主管理与自我发展机制的形成等方面，展现着一种新型的班级形态。在上海市闵行二中一次“班级给了我……”的主题班会上，学生们谈到了班级生活带给自己的鼓励，提供给自己的发展机会，带给自己的荣誉。班级建设已经融入学生的生命成长之中。

(二) 需要深化的问题

在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需要探究的新课题。

从年段上来看，初中阶段的班级建设工作需要加强。相对来说，小学的班级建设工作开展得更为扎实、富有创造。初中阶段尽管有一部分实验学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验，但总体状态显弱。这一方面是因为初中学生对学科学习的关注更为集中，另一方面，我们对初中段学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初中班主任观念与行为转变方面遇到的困难还需要作更多研究。

从活动的角度看，成长系列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尚需加大力度。这一阶段的实验，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研究的价值，提出了问题，开展了活动，形成了思路和初步的框架，也有一些案例积累，但在质和量、系统性、贴切性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

从班主任的角度来看，需要进一步突出研究意识，尤其是对学生成长需要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系统化。班主任需要将研究意识渗透在自己的工作之中，努力体现实践的研究性变革特征。

参考文献

- 1、叶澜主编：《“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 2、叶澜、郑金洲、卜玉华：《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3、李晓文：《学生自我发展之心理学探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4、唐迅：《班集体教育实验的理论与方法》，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 5、龚浩然、黄秀兰：《班集体建设与学生个性发展》，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 6、班华等著：《发展性班级教育系统》，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7、易连云：《重建学校精神家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 8、吴康宁：《教育社会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 9、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 10、孙云晓、卜卫主编：《培养独生子女的健康人格》，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
- 11、江东霞：《无边的圆——创造型集体培育与形成的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12、刘根平、刘道溶：《班级管理》，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 13、唐云增：《学校班集体建设辞典》，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 14、唐迅：《建构新世纪教育理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 15、王方林：《在自由与约束之间——班级经营的实践与原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 16、魏国良：《学校班级教育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17、郭毅主编：《班级管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 18、林冬桂、张东、黄玉华：《班级教育管理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19、朱文雄：《班级经营》，台湾，复文图书出版社，1995。
- 20、吴清山等著：《班级经营》，台湾，心理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版。
- 21、赵兴华、徐凤云：《学校班级成功教育管理方法》，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 22、叶澜：《实现转型：世纪初中国学校变革的走向》，载《探索与争鸣》，2002（7）。
- 23、王建军、叶澜：《“新基础教育”的内涵与追求》，载《教育发展研究》，2003（3）。